

昨日的我與今日的我—笑談多元面貌的台灣

作者：盧玟妤

書名：台灣歷史圖說

作者：周婉窈

出版社：聯經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7年10月

本書摘述：

全書共分成十章，作者搭配豐富的歷史相關圖片，將台灣從史前時代到日治時期的歷史，敘寫得非常生動。此書援引了許多史料和各家說法，釐清了一些教科書上較模糊或有爭議的史事，內容充實且富有趣味。

台灣是誰的歷史？作者在全書的開頭就用這樣的疑問方式引導讀者思考，台灣在歷經不同政權的統治，應該如何分期才能客觀？隨著世界潮流的發展，台灣國家認同的問題又該如何面對？族群融合的障礙又該如何解決？這些都是很值得思考的課題。

從史前時代到歷史時代，台灣留下許多遺址、遺跡。台灣土著民族的起源甚早，學界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碩，但卻都未能透過正式的教育管道傳佈給社會大眾，十分可惜。土著民族之間的文化語言差異，也使得台灣文化呈現多元的面貌。隨著世界新航路的發現，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來到台灣殖民統治，荷蘭人建立了城堡，在教育方面，為新港社人創造一套新港語，是台灣南島民族有文字的開始。荷蘭人的來台，台灣開始有教化、商業的往來，也獎勵了漢人與日本人前來，對於漢人入台開墾有一定的影響力。

鄭成功驅逐荷蘭人，確立漢人在台的政權。到了清領前期，台灣成為一個移墾社會，作者引施添福教授的說法，說明了漳、泉、客民

之所以定居於不同的地區，是與他們的原鄉生活方式息息相關的。隨著時間台灣社會逐漸轉型為定居社會，無論在祖先祭拜、土地拓墾、教育等方面都有所不同發展。

台灣是甲午戰火的海外孤島，不幸被割給了日本，作者認為這是台灣近代悲劇命運的起源，文後又提到台灣經歷了殖民化和近代化的雙重歷史過程。日本統治的過程中，許多台灣人民武裝的抗日，到了皇民化運動時期，日本一連串侵華的行動，台灣處在一個尷尬的角色，讀者又該如何去省思這段歷史？令人玩味！

心得評論：

一件歷史事實會隨著作者敘寫的角度不同，使讀者在閱讀時有不同的感受和看法。一位歷史工作者該怎麼去寫這充滿多元面貌的台灣歷史，其實是很不容易。「閉鎖的歷史記憶，是族群融合的障礙。」台灣現在是一個呈現多元面貌的民族，面對近年來新住民的增加，如何在政策上和實際生活中去落實族群融合，這是很關鍵的問題！特別是台灣歷經不同時期的統治，主體性的存在，在一般國民心中其實略顯薄弱，即使在中學要唱國歌，國慶日的慶祝，對很多新一代的莘莘學子而言，似乎愛國的意識顯得不那麼重要。

近年來，隨著政治解嚴，加上各民族意識的覺醒，來自各方的壓力，迫使政府、民間團體必須重新面對原住民政策的重要性，但該如何做才是達到真正的重視原住民，其實很不容易。從荷蘭時期對新港社原住民的教育到清領時期的社學、番學堂，日治時期的蕃人公學校，不同的時代對原住民的教化其實多少有努力過。目前台灣對原住民在升學上採加分的方式，為了避免許多假性原住民加分，從 96 年起，關於原住民升學加分，有通過原住民語言鑑定合格者加 35%；沒有通過原住民語言鑑定合格者只加 25%，而且逐年降低加分百分比。其實原住民相關的政策太多，也有不少政治人物認為，政府往往只在

重要集會中才邀請原住民團體歌舞表演，顯得太過形式化，不過整體而言，目前台灣原住民政策在各方面和以前相比都已有改善。

清領時期台灣從移墾社會走向定居社會發展的模式，過去有李國祈教授提出「內地化」的概念，和陳其南教授提出「土著化」的概念。台灣在清領前期，社會流動械鬥頻繁，社會上流行所謂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概念，當時因渡台的限制導致台灣羅漢腳很多，因祖籍或商業利益糾紛而械鬥十分常見，當時的先民多半還保持著原鄉信仰。到了清領後期，英法聯軍開港通商後，台灣漢人社會逐漸拋棄祖籍觀念，以現居聚落的組織為其生活單位。不論是李教授認為移墾社會是一種與中國不同的社會文化，到後期與中國各省完全相同的社會，這樣的差異性；還是陳教授認為初期漢人移民心態是中國本土延續，到後期才與中國本土逐漸疏離，這樣的連續性。筆者個人覺得當把台灣視為一個「同質性」的整體，忽略台灣所具備的「區域性」特色十分可惜。台灣每個區域的發展不同，很難用一種理論去涵蓋。

周婉窈學者在書中分析了祭祀團體的差異，唐山祖與開台祖的關係，其實這也是一個從清領前期到後期一個差異的點。清領前期，許多漢人渡海來台，同姓但未必有血緣關係的同祖籍人士，祭拜共同唐山遠祖，不難看出當時那種懷著對故鄉的感念。不過隨著時間的轉移，在台灣繁衍了三、四代，其子孫開始祭拜來台第一代祖先。現今台灣大部分有在拜祖先的家庭，絕大部分都以開台祖的祭拜為主，原因有很多，但不難看出移墾的過程到定居的社會，人民在台灣這塊新的土地想落地生根的概念越來越深。這也凸顯的台灣的主體性是否也隨著這樣的開墾和努力，更加鮮明活絡？

在移墾社會中與原鄉有差異的，周婉窈學者提到了土地租佃的方式，也就是一田兩主的概念。黃富三學者也曾針對清領時期台灣移民更的取得和對土著的影響提出許多看法。台灣移民的特徵有農業性移民、人數過於龐大、主要移民者是游民或罪犯貪汙者、性別比例懸殊，

所以不難看出當時這樣移民的特徵，可能對漢人取得土地手段有相當影響。正當方式以水換地、租贖、買賣，或是不正當的交換土地、結婚計策、騙取土地等，時間的轉變讓彼此漸漸相融同化，成為根深蒂固的漢人。

整體而言，周婉窈學者下了一個結論，她認為清代的移墾社會特色有羅漢腳特多、地方為總理所掌控，最重要的就是當時「富戶不重讀詩書，講禮義」只想與官府勾結。而「貧人謀生又勢不能學」，所以「學校不振，文風日衰」。其實這些是很發人省思的。隨著教改的轉變，加上少子化的結果，近年來大部分的人越來越不敢生小孩，然而許多四技二專改制成大學，使得大學錄取率趨近於百分之百。身為教育工作者，觀察太多莘莘學子是為了讀大學而讀大學，現在台灣社會沒有過去那種所謂學風不振或羅漢腳特多的現象，但是即使學歷的大幅提高，在畢業生就業問題來看，薪水並沒有正面提升，可能這背後的原因很多，筆者認為即使目前學風已經比過去大為提倡，但經濟的改善並不與教育改善同時成正比，但學風的提倡是有助於社會風氣的安定，學校的品德教育更是重要。

「移墾社會的轉型，經由科舉功名取的社會領導地位的士紳階級逐漸出現。」清領後期士紳階級出現，擁有某些特權。現在社會的不景氣，讓許多人面臨了中年失業、放無薪假的困境，紛紛投入考公職人員，國家的安定強大才能帶來社會經濟的富庶，公職考試似乎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一種讀書人追求保障的途徑，只是教育的進步，更重要的應該是道德的建立、實力的培養、做人處事的圓融。許多人空有高學歷，但是沒有職業道德，例如邱小妹的人球案發生，才讓大家更重視道德這一塊。大學的增加，多數的學生可能得過且過，畢業可能等於失業，筆者認為若塑造菁英主義，讓高等教育人數不致於那麼多，讓真正優秀的學生進入高等教育，確保教育品質，其實很重要。多數的家庭未必負擔得起高額大學學費，也不是每個行業都需要高學歷者

就任，時代的進步未必整體環境也進步，所以「不景氣」這三字也就背負不進則退的環境現狀！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台灣因馬關條約的簽訂，割給了日本，書中提到了台灣民眾憑著樸素的保鄉衛土概念，以傳統武器對抗近代化的軍隊，雖愚不可及，卻是一個民族追求獨立自主的精神。而引日軍進城的辜顯榮，這開城門迎敵者，卻得社會肯定甚至豔羨，且不戰而降，事後成為台灣一個有錢有權的世家，這真是令人不勝唏噓。自古以來似乎笑貧不笑娼的概念一直存在，太多的人追求名利而盲目了自己心中那把道德的尺，障蔽了自己的雙眼而迷失方向，要保有像文天祥所寫「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精神，似乎是越來越難。知法玩法者不在少數，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是否也有失身教？顯然的歷史有時未必給後人教訓和警惕。「一個民族的存續，必要有強韌的獨立自主的意志。」近年來，媚共說和台獨論都有人說，太多的政治人物都說自己愛台灣，是愛台灣的錢還是真正想為台灣盡一份心力，真是令人猜不透！

1985年11月，日軍號稱「全台悉予平定」。實際上台灣人民繼續「蜂起」。李文良學者針對日本領台初期土匪蜂起與歸順的課題提出相關概念。從《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殖民者認為台灣人民的武裝行動是「土匪蜂起」。這觀念可真是一掃過去台灣人民刻板印象，畢竟台灣的教科書多半以愛國、革命英雄等字眼去形容像羅福星、余清芳等人。到了戰後，《台灣省通志稿》中〈革命志〉，出現「為重歸祖國懷抱」等敘述，不難了解國民黨為鋪陳當時統治的合法性，基於「政治正確」顧出現了許多抗日神話。從社會學角度出發，翁佳音學者針對台灣漢人武裝抗日研究中，提出「社會山賊」即「社會性盜匪」。當外來之壓迫，某股勢力企圖改變傳統時，社會性盜匪就會出現。其實多數所謂愛國者，都是不甘屈服於社會變動之下，生存權、生計有困難才會發起反抗，這樣的行動只是企圖恢復原本之社

會環境。這與台灣的經濟環境現狀不謀而合，特別是當環境的生存讓多數人越來越感到不安、不穩定時，就會渴望有一線曙光。2008年的總統大選，不只是台灣，南韓、美國皆然，大家都把經濟復甦的希望押注在總統身上，這擔子可沉重極了！新的領袖該如何建立新秩序及合法性，讓人民不感到不安，很難但又很重要。

日本的統治歷經三個時期，台灣人民從武裝抗日到同化政策，最後日本更推行了皇民化運動。在日本的統治之下，台灣歷經了殖民地化與近代化的雙重歷史過程。Tani Barlow 提出「殖民現代性」的概念，強調殖民主義在塑造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現代經驗之重要性，及現代性引介過程中，與在地社會文化體系間互動的關係。從後藤新平提出的生物學政治，所進行一個不完全，且隱含民族偏見的殖民地現代性計畫，在後藤新平所期待台灣人沐浴在「文明恩澤」裡，從未包含自由、平等、博愛的概念。我想這也是台灣歷經不同的執政時期，現代化的過程顯得那麼辛苦，在被殖民的過程中，就如同姚人多學者的觀點，當一個殖民地被調查的越詳細，那就代表它被控制得越徹底。缺乏知識讓一個外來政權對其統治充滿焦慮，所以日治時期進行了大大小小的調查，莫過於此。今日史學研究日治時期，能有豐富的文獻做了解，越研究有時就越心酸，到底我們是在研究台灣的歷史，還是被外來民族統治的歷史？有時候筆者在思考教學過程中，是否老師講的學生都該全盤接收，是否讓聽者有思考反芻的機會會更好？就像在介紹國一台灣史中，牡丹社事件，有時也會換句話說是「日軍犯台」，這樣的敘述口吻，很明顯的就是從台灣的角度去看這段歷史，若從日軍角度來談這段歷史，倒是說成「征台之役」了！換個角度去談未必是壞事。就像在談魏晉南北朝時，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從中國來看這是一場漢化行動，若從北魏鮮卑族來看，這似乎好像一場「文化大革命」一般，讓當時的鮮卑族人十分不能接受。

1937年後，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日本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

要把殖民地的人民改造成天皇的子民，成為真正的日本人。這部分周婉窈學者在另一篇〈從比較的觀點看台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中，提出了更多相關的看法。當時台灣推行皇民化相關的政策有：一、國語運動，二、改姓氏，三、志願兵制度，四、宗教與社會風俗改革。筆者的外公、外婆歷經了那樣的時代，有著一口流利的日文，也有日本的姓氏，生活在那樣時代下的台灣人民，未必真的了解什麼叫做「被殖民」，特別是當日軍投降後，新的國家竟是戰爭時的敵國，歷史可真是開了個很大的玩笑！

結語：

李筱峰學者曾發表過一段史論「台灣的『歷史時期』（有文字記載以資了解人類過去活動的具體內容的時期）確實不算長（約四百年），但是這並不能造成我們自卑，甚至輕蔑台灣的理由。」的確，現在的教育環境不斷提倡要重視台灣的本土意識，國一、高一的歷史課本裡，都是在介紹台灣的歷史。怎樣的教育方式可以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更了解台灣、更愛台灣？最重要的是怎樣塑造孩子對我們國家的認同？台灣，該稱中華民國，還是中華台北，還是乾脆稱作台灣國？很多的孩子可能連台灣光復節都未必曉得是哪一年哪一天呢！對於自己生長的國家要能有認同感，大家肯為這塊土地共同奮鬥是很重要的。這環境可能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台灣在民主的過程中走得十分辛苦，到底台灣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一頭好乳牛；封建王師暫寄軍旅的海陬；滿洲帝國戰敗求和的祭品；大和皇軍南進的根據地；法西斯政權敗逃的避難所。」該用什麼方式來愛台灣，讓自己在有限的生命中，為台灣付出點心力，這是筆者的努力目標，也希望能對下一代的莘莘學子有更正面積極的影響力！